

# 11间房子

## 11 rooms

◎韩晶 Han Jing

远离这个城市的繁华中心和喧嚣腹地，在重庆的西南角，四川美术学院的存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。但这个叫“黄桷坪”的城乡结合部，却因为有这样一个艺术学院的存在，糅合了无畏的艺术理想与琐碎的市井生活。和中国其它的艺术院校一样，不知道是因为“艺术”这个单词多少会让世人都有一点敬畏和向往的心理，还是艺术家本身的宽容和随性，这种充斥着小摊小贩、混杂着南北口音、散落着情调酒吧的“城乡结合部”，几乎就要成为每个城市里最后一块“自由地”的代名词，任何梦想和行为都可以在这里拿来实验一把。

在四川美院背街的一隅，解放前用来陈放坦克的仓库，正在做艺术中心的改建——“坦克仓库艺术中心”，不管这个称谓与那个举办威尼斯双年展的城市中的标志性建筑，同时今天也是艺术家魂牵梦萦的“军械库”之间，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，但这个名字多少让人产生一点隐约带着前卫色彩的遐想。尽管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正马不停蹄地进行着，但在坦克仓库艺术中心还没有落成的瓦砾之外，活跃在这里的艺术家们已经按捺不住，开辟了新的领地。作为四川美院坦克仓库艺术中心的一个分体，一个以“十一间房子”命名的盐业仓库已经成为这些艺术家创作和交流的新空间。

“十一间房子”的由来

最初听到“十一间房子”，有一点诧异，因为“十一”不是什么特别的数字，更谈不上什么好兆头——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一个响亮的名字、一个吉利的数字，似乎都会产生一种神秘的力量，将被命名物与冥冥之中的未知联系在一起，其中暗含着一个沟通命运的甬道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中国历史上能提到台面上来说的建筑，能与“十一”粘得上边儿的，好像只有北京故宫里的太和殿，而这个面宽十一间的房子，在整个故宫



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其余的建筑开间不是“九”就是“五”。采用这两个数字，大概是因为有“九五之尊”的说法，所以要处处体现出帝王的至高无上。但物理结构上成为特例的太和殿，并不是因为“十一”有什么特别的含义，而据说是因为当时找不到上好的，同时又够长度的金丝楠木，建成九间的话木材的跨度不够，只好在九开间的形式上加一间以缩短跨度，不过同时又要保持建筑物正中开门的规矩，因此就成了现在看见的“十一间”。

不过艺术家们在这个盐业仓库里建立的聚集地，选择了“十一间”这样中性的名

字，倒没有这如此复杂的典故。因为比邻着四川美院的“十一间房子”，真的就是十一间房子——这里有九个艺术家工作室，再加上两个必不可少的公共空间：厕所，刚刚好是十一间。因此，它是一个数字概念，是对一种丝毫不加修饰的计算方式的平铺直叙；它也是一个实体空间，这里活跃着他们当中的领军人物郭晋、杨述、有一个可爱儿子的王大军、和她的作品一样讨人喜欢的陈可、会冒几句新疆话的惠欣、在读的研究生朱海、人和画一样动漫的高禹、开“红星”酒吧的赵波和周楠、鲍蕾和她的德国男朋友小杨，这群原本不靠谱的人以艺术之名聚集在一起，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；同时，“十一间”还是一个不断被激活的过程，里面的艺术家们在这里创作和聚会，招徕朋友或棒棒，接待批评家、策展人、画商或新闻媒体……同时，艺术家们自发的展览，也已经开始在这个新生成的空间里拉开帷幕。

“开始”展览

“十一间房子”开始做展览了，展览的名字就叫“开始”。

12月18日，一个周末的晚上，名为《开始》的“十一间房子”艺术家工作室开放展，邀来了远远近近凡是有关的人——没有路牌，也没有标识，不过熟悉这里的人或认识其中某一位艺术家的人，大概都不会找不到。这个闲置了多年的盐业仓库，就在黄桷坪大街的路旁。最初探访到这里，并毅然立下租赁合同的十一位艺术家，用了一周的时间，对这个原本有将近1800平方米的开敞空间，进行了规划和分割，改造成了现在看见的这若干个工作室，其中有的地方都还保留了毛坯房的原貌。建筑物斑驳的外墙已经看不出原本是什么颜色，入口处的大门也没有特意的装点，但爬上宽阔却似乎有点昏暗的楼道之后，一排排的日光灯管和射灯就在头上延展开去。原本开阔的工作室和走道已经人潮涌动；二楼走道的一旁还坐着三个手持乐器的年轻人，不时制造着调节气氛的声响；开幕过程中，艺术家赵波挥舞着小红旗，举起扩音喇叭，像带旅行团一样引领来宾在“十一间房子”里做了一次自助游，空气中总混杂着开幕酒会后特有的点心、酒精、颜料，以及其它什么的的味道，与整个冬天不太搭调的热烈气氛，充斥在这个半年前还是废弃仓库的空间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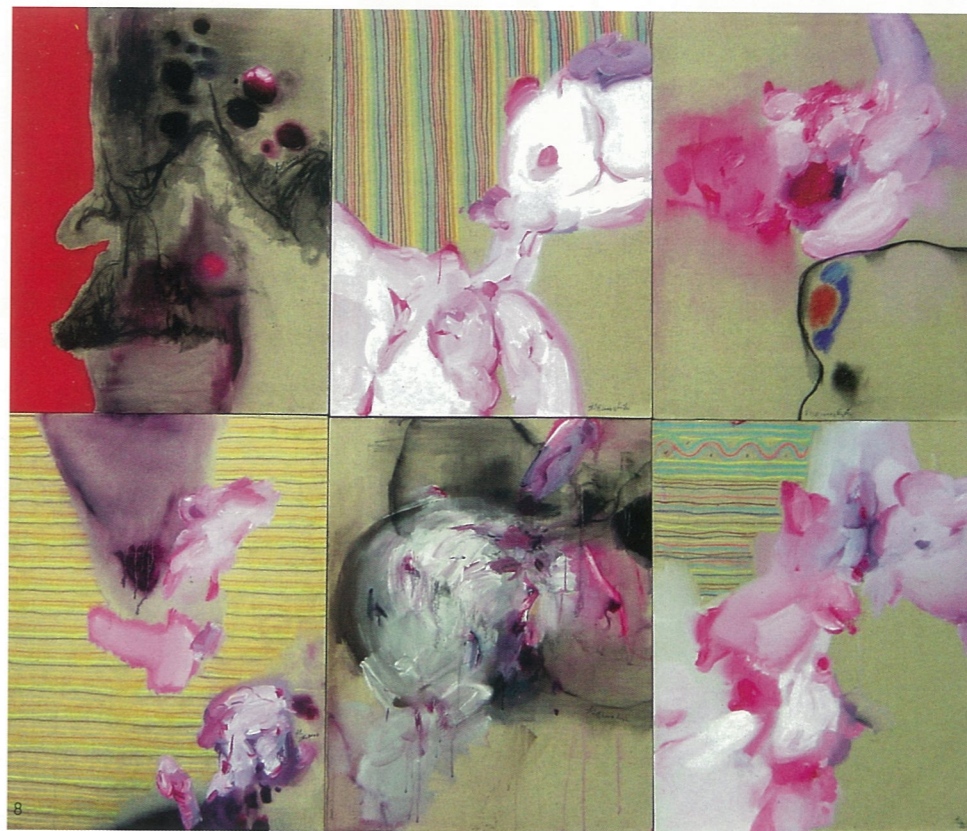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“十一间房子”的首次展览，它由始至终的整个过程都是艺术家们自发进行的。“开始”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，主要是入住其中的所有艺术家工作室的开放展示；而另一个部分则是名为《辙印》的中韩艺术家摄影展，同时，还邀请了四川美术学院的其它艺术家庞茂琨、钟飙等。这样的组合似乎有一点奇怪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却恰好契合了艺术家们共同的意愿和初衷：包容和共享，交流和对话——因为艺术本身就需要这样的生存语境。我不知道布展过程中有没有意见不一，中韩艺术家在表达上有没有语言障碍，不过“十一间房子”的

运作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开始了，像展览的名字一样。艺术家的开放空间

我不知道艺术家成群结队的生活和创作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间和地点，但毫无疑问的是：从纽约的苏荷到伦敦的东区，从东京的向岛到香港的油街，从二十年前圆明园废墟上的福缘门村和挂甲屯，到今天北京的宋庄乡、上海的画家村、昆明的创库、成都的玉林……几乎每座城市里，那些废弃和闲置的工厂和仓库，有着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工业用地，都以其低廉的租金、宽敞的空间和暗含的历史意义吸引着爱凑堆的艺术家们。并逐渐形成当代艺术进行来往、交流、体验、互动的场地和平台。每年，都有新生的力量在这些地方产生。因此，背靠着四川美院、勾连着坦克仓库，坐落在黄桷坪的“十一间房子”，它的第一次展览就选择以艺术家工作室开放展示的方式，值得我们期待：这里是否会形成一个新的艺术生态，而且这个生态将是不断开放的，就像四川美院多年来的学统一样。

也许，城市设计大师凯文·林奇 (Kevin Lynch) 关于“开放空间”的理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依据。他曾给“开放空间”提出了有关“可及性”的观念——在凯文·林奇的理想里，“开放空间”不是一块没有建筑物的空地，也决不在于有没有物理上的遮蔽和阻挡，而在于生活在这个空间中的生命，也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是否能拥有多样化的选择。并且，不同的思想或物质，能经过广泛的沟通而被包容的接受。在这个空间里，彼此能更自由地生长、活动和舒展，这才是“开放”的定义。

也许，城市设计大师凯文·林奇 (Kevin Lynch) 关于“开放空间”的理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依据。他曾给“开放空间”提出了有关“可及性”的观念——在凯文·林奇的理想里，“开放空间”不是一块没有建筑物的空地，也决不在于有没有物理上的遮蔽和阻挡，而在于生活在这个空间中的生命，也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是否能拥有多样化的选择。并且，不同的思想或物质，能经过广泛的沟通而被包容的接受。在这个空间里，彼此能更自由地生长、活动和舒展，这才是“开放”的定义。



1-6、11间房子展览现场

7、所见 摄影 曾途

8、绘画2004第1号 油画 杨述